

当代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三种资源

马 越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发端于欧美、波及全球的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及其文学批评理论的成熟,得益于后学理论的颠覆力量、生态批评的主体精神、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支持回应。对于以上三种理论资源的厘清,将有助于国内女性主义找到更适合自身情景、更具发展前景的解决方案,为当下困窘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其批评开辟新的领域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后学理论、生态批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2)05-0156-05 [收稿日期] 2012-02-26

[作者简介]马越,女,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理论发展的空间受地域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国国情的迅速国际化,使得学术界女性主义发展的脚步和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步伐渐渐合拍。90年代始的女性个人化“身体写作”思潮在历经十年的论争后,逐渐没落。当代女性主义以及女性文学研究界开始频频使用“危机”、“困境”等字眼形容自身的处境,新的时代呼唤新一轮更具生命力的女性主义理论。此时,由欧美发声波及全球的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及其文学批评理论的出现,为原本困窘的女性主义开辟了新的发展领域。女性主义发展前景何在,文学创作及其批评如何走出当下的困境,新的文学体式是否可行等问题都迫使我们首先要厘清其所借助的理论资源的源头及其合理性,从而为当下国内女性主义及其文学批评提供相对清晰的图景。

一、何谓“生态女性主义”?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作为保护自然环境运动与妇女运动结合的产物,“生态女性主义”这股力量如同燎原之火,从政治、社会、妇女研究、环境研究,一路迅速燃烧至哲学、文化研究、文学批评等各个领域,也几乎同步进入到中国研究者的视域范围内。

女性主义自十八世纪末发展至今,经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以社会政治运动为主,主要争取妇女的公民权、选举权以及受教育与就业的权利;第二

次浪潮以反对性别歧视为目标,由政治社会运动波及至社会学、哲学、文艺学等各方面。20世纪80年代,自然、民族、种族、阶级、性倾向、地理、意识形态、经济等各项因素的集合,共同促生了女性主义的第三次浪潮。这一新浪潮发声于欧美国家,势力波及世界各大洲,它以多元化、差异化理论特征,围绕反对性别压迫的意识形态,为性别革命从新的角度开启新的大门。

作为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中的生力军,“生态女性主义”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法国作家弗朗索丝·德奥博纳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部作品《女性主义或死亡》和《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变化》。德奥博纳在作品中首次指出被人们忽略的男性制度在人口过盛和资源破坏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实上,“生态女性主义”一词出现前,美国女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自身的遭遇,及其震惊全国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风波已经现实般地揭示了女性和自然共同的命运。按照美国《生态百科全书》中对“生态女性主义”词条的解释:首先,它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活动形式,它来源于妇女的权利、公民的权利以及和平和生态运动的汇聚,也对这些内容的汇聚作出贡献。其次,它也是关于对社会和环境的统治支配的原因、本质及解决办法的各种理论的名称。^[1]撇开政治运动不谈,作为理论的“生态女性主义”反映了来自生态学、历史、女性主义、文学、神学

和哲学立场的多样性,也包容了彼此观点有很大差异的各种理论。

研究领域,澳大利亚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薇尔·普鲁姆特指出“生态女性主义应成为一项伟大的文化重估活动”^[2];美国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凯伦·沃伦在《女性主义哲学》一书中直接将“自然是一个女性主义的话题”^[3]视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口号。来自印度的代表范达娜·席瓦从生存的角度,认为“建立于对妇女和自然的统治之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的世界体系的出现是导致威胁地球生命的毁灭性的发展趋势的重要原因”。^[4]国内较早就“生态女性主义”展开研究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金莉提出的基本论断是“那种认可性别压迫的意识形态同样也认可了对于自然的压迫。生态女权主义号召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如果没有解放自然的斗争,任何解放女性或者其他受压迫群体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5]

综合来看,“生态女性主义”批判性地将性别维度引入到对人类—自然关系的批评中,其核心问题聚焦于自然与妇女的联系,矛头指向反抗以男性为主导的主流人类观和人类文化观。该理论无限潜能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既能重新构想女性主义又能发展环境的与众不同的体系框架。这一理论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其成长得益于后学理论的颠覆力量、生态批评的主体精神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支持回应。

二、生态女性主义从“后”学理论中走出来

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界建构起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神话,诸如总体性、同一性、共识、客观性等概念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宏大叙述。在此认识论背景下产生的女性主义以女性为明确主体,以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为明确目标,开展着明确的反对父权压迫的斗争。

这样的状态持续两百多年后,一种探索全新思维方式的思潮——以“后”为前缀的理论,在20世纪后期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后现代三大理论——雅克·拉康的象征秩序,雅克·德里达的差异理论以及米歇尔·福柯的权利话语,抛弃的正是上述以进步和发展的宏大叙述为主体的西方启蒙主义思潮和运动的思维模式,把质疑和颠覆的目标锁定在“现代主义的宏大叙述以及包含其中的传统、语言、知识、真理和科学的稳定性、客观性、普遍性和绝对性。”^[6]上。认识的合法性不再取决于以宏大叙述

为基础的共识,重建合法性的前提是对差异的感知和对异见的宽容。启蒙运动后与稳定的父权社会相联的三个特征:宏大叙述、绝对真理以及理性同一时间被宣告死亡。其中,建构理性概念的二元对立方式更成为批评的众矢之的,诸如男与女、文化与自然、理性与情感等一度泾渭分明的二元世界,在“后”学理论的解构下变得多元化、动态化。过去的世界里到底是谁在说话?是为什么人说话?人们对原本理所当然的问题提出了质疑。

20世纪7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者们改变了最初对“后”学理论的拒绝态度,发现了彼此之间存在的共同点,即批判启蒙主义宏大叙述。80年代始,新女性主义者们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反思以往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她们意识到以往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等女性主义派别对于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认识继承了启蒙主义宏大叙述认识论的许多前提。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最关键的弊端正在于她们企图建立的是缺乏批判性的大一统平等观。薇尔·普鲁姆特提出“非批判性的平等观默许了一种双重的菲勒斯中心主义模式”^[7],首先宏大叙述下的理性人所排斥和贬低的正是女性独具的特征,其次它也假设了人类的身份与文化中任何有价值的部分所具有的特征都是对立于自然的。理性主义和宏大叙述不仅蕴含了性别优越性的理论,也蕴含了对于阶级、种族和物种的优越性。“后”学理论强大的批判力量正表现在从文化、认识论甚至政治的角度“质疑了语言的固定含义、中央集权的权利结构理论以及认识论上一统的和普遍意义的叙述,尤其是有关知识、主体意识和权力等的叙述”^[8]。它所具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在解构上述权利叙述时,无形中解放了性别压迫、种族压迫、阶级压迫乃至自然压迫,甚至把对它们的解放团结到了一起。女性主义者们开始认识到“一种具有批判性和彻底性的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就应不仅仅满足于挑战那些显而易见的女性性格和行为典范,而且应该去挑战和更改男性和人类的性格典范。”^[9]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就此初现端倪,并逐步发展成为“后”学多元理论中独具特色的一支。

2001年,美国学者维克多·泰勒和查尔斯·温奎斯特编写的《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中,“女权生态主义”作为一项辞条被收录。他们认为“极具破坏性的父权主义的基本原则融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观念中,即认为男性代表的是‘人性和文明’的领域,而女性、原住民、儿童和动植物等则扮演了‘自然’的角色。……这种‘人性/自然’的对立以及与之相关的二元对立,如男性/女性、自我/他者、理性/混乱、白人/黑人、洁净/污秽等语言策略,对女性和其他生命世界进行系统化地弃绝、排斥,认定他们更加接近自然本性。”^[10]。无疑,对二元论的批判成为生态女性主义成熟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环。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借助德里达“二元对立的双方是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著名论断,提出作为宏大叙述重要基石的二元论其实就是一种以等级制的逻辑建构差异的方法。在二元对立的制约下,女性只有两条死路可以选择:要么女性被迫加入男性化和二元论化的文化中去,接受所有的条款;要么,女性不得不接受那个被压迫的地球母亲形象,成为被排斥在人类文化之外的不完整的人。而反二元论则为女性提供了第三条道路——不再纯粹地归于自然,而是和自然携手打破对文化的二元建构,为人类和自然和平共处,创造出平等的、持续发展的新世界。建构“非二元论”理论逻辑成为发展中的生态女性主义建构自身哲学逻辑的一个重要指标。美国当代后现代主义兼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和澳大利亚的薇尔·普鲁姆德均为此做出巨大的努力。

三、生态批评思想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贡献

随着启蒙运动以来开创的西方现代文明创造周期的停摆,现实生活中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日益恶化,人们对生态的思考与理解成为了普遍能够采纳的思维方式。从生态角度探讨问题,已经由社会学、人类学领域渗透到人类社会的种族、文化、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呈现出越来越浓厚的人文色彩。大量生态文学作家作品的涌现,成为文艺创作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方向。上世纪末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建立了与生态相联系的新的交叉学科。“生态批评”和“生态女性主义”均是蔚为大观的生态思潮中的一员,后者从最初的社会运动、哲学思辨逐渐衍生为一种伦理文化,其对文学领域的大力渗透,不能不说极大受益于前者,两者在彼此相通的基础上结成同盟。

发源于美国的“生态批评”是20世纪后期产生的新批评理论。赵一凡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中记载,“生态批评”一词最初来自威廉·吕克特发

表于1978年的论文《文学与生态》。其中,“生态批评”被定义为“将生态及生态学的理念用于文学的研究”。2002年,英国学者彼得·巴里在其著名的文学及文化专著《理论入门》再版时,特意加上了“生态批评”一章,标志着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理论的正式诞生。^[11]国内研究生态批评卓有成就的王诺教授在专著《欧美生态批评》中指出“生态批评倡导文学研究向自然转向、向地球转向、向生态意义和生态审美转向。”^[12]

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后”学理论澎湃发展的年代,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纷繁芜杂。诸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现代语言学批评、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都倾向于把文学作品看做一个自足的封闭系统,把批评的视角投向叙事的方式、结构的功能等与文本自身相关的符号上。至于精神分析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等则关注的是人的主观内心世界和现实生活在文本中的表现。上述批评理论框架中,有语言、形式、结构、文本、阶级、意识形态等,甚至包括了读者、观众,却唯独少了“自然”。自然和女性一样被背景化,被当做一个取之不尽的供给源,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自己的需求。这样的模式化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文化心态史批评等都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审视理性观念、秩序法则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残害。这些批评虽然不直接针对对自然的解放,但是已经为生态批评的出现做好铺垫。女性主义批评更主动向生态运动靠拢,力图重建男人和女人、人类与自然之间和公正和谐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西方当代生态批评直面文坛,形成了一股独具特色的文艺思潮。生态批评家克鲁伯在《生态文学批评》一书中指出“所有的意识形态、所有的社会和所有的文化归根结底是依靠自然世界的健康。”^[13]王诺总结“生态批评最大的贡献是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整体上说是全新的理念——生态哲学的理念、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理念,并赋予文学批评它应该担当的自然使命和社会使命。”^[14]就文学而言,生态批评反思的问题是:人类在面对严重的生态灾难时,文学艺术是否要发挥作用?要怎样发挥作用?文学艺术该怎样摆正未来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为此,文学艺术需要具备哪些新特征?……生态批评创造了把边缘地位的自然审美提升到主流地位的文学批评领域新革命,这种新的批评理

论并没有削弱而是增强了文学研究的生命力。

从生态批评的眼光阅读文本彻底打开了从文本世界迈向文本以外世界的大门。它改变了业已秩序化的人类中心思维模式,将文化或文学批评研究从人类的领域拓展到整个生物圈领域,成为拥有广阔思想空间的新理论。生态批评把原本主宰在一部分人手里的权利释放出来。如果连自然都争取到了自己的权利,关于男女的平等、消除种族的隔离、第三世界的独立等奋斗目标将指日可待。正是这种先天的开放性、多元化、跨学科特征,生态批评被各个领域借鉴或直接嫁接,发挥出无穷的可利用性的同时,也激发了自身无限的潜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女性主义批评和生态批评嫁接的一枝奇葩,它包含了女性和生态双重视角,汲取了生态批评的主体精神——解放生命,放抗压迫,把建构和弘扬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开拓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话语。

四、从发达国家的声音走向第三世界的回应

生态女性主义从“后”学理论中走出来,借助生态批评的全球声势,开始发展成为一种多元化的、极具潜力的生态文化,其覆盖面不仅遍及欧美,更给予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长足发展所需要的一个发言平台,而第三世界的积极参与反过来也赋予了生态女性主义在全球化趋势和意识形态中获得发言权的地位。

一直以来,女性主义把高度重视和强调的重点放在男女两性差异上,忽略了女性内部的差别。对此,学院派的白人女性主义首先遭受到了有色女性的指责,批评她们的理论把全世界妇女一概而论,忽略了女性基于文化、种族、阶级,甚至民族的差异。相较于有色女性,第三世界女性更是理论话语中的盲区。西方女性主义者虽然关心女性,但是她们关注的主要是白人女性,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和民族主义者虽然关注第三世界,但是他们关注的主要是第三世界男性,第三世界妇女的独特身份和特征被长久忽视,成为哑言的群体。西方女性主义者把第三世界女性看做是纯粹的受害者,把她们看做是甘受剥削压迫而无力反抗的族群,其中隐含的逻辑是男女平等是西方的价值观,所以只有西方女性主义者才能提供给第三世界女性解放正确的理论和导向。因此,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必然承担的任务之一正是要驳斥这种西方女性的话语霸权。同时面对本国父

权制话语和西方霸权主义性质的女性主义话语双重压制,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发展举步维艰。

早期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在对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中的殖民因素进行批判时,往往会把作为整体的“女性”解构掉,但是她们很快意识到过分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和对抗,无疑将导致女性整体力量的丧失。当务之急是要先寻找一种话语,一种允许文化与历史特殊性的话语,一种在充分关注自身的同时也能够引起西方女性主义者共鸣的话语。这里的“共鸣”不再是在西方观念中第三世界女性仅仅作为男权制度社会经济体系的受害者,殖民过程的受害者,而更多的是在对西方女性主义战略分析的基础上找到能够共同探讨的话题。

当全球生态系统日渐被破坏,“自然”成为全球性关注的焦点。西方女性主义碍于自己中产阶级白人的身份,无法进一步拓展理论发展的空间,第三世界女性却从这一全球性话语中找到了发言的契机。从印度的席瓦,到巴西的吉岑娜,再到南美的阿柯曼,她们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中汲取了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扩展了女性传统单一的对抗角色。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和西方白人至上的女性主义达成共识:建设以共同的差异为基础的各种妇女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包括借助自然的力量发展全球化新的有生命力的女性主义理论话语。

20世纪末,第三世界环保主义运动几乎与富有的发达国家同时发展,环境意识的全球化进程也由于跨国界环境问题如核辐射,大气和水污染等的出现而得以推进。女性主义者们意识到女性的解放必须是一场更大规模的、为了维护地球上所有没有得到应有尊重的生命进行斗争的一部分,第三世界女性也积极参与到全世界女性主义思想发展中来。“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第三世界女性的积极响应下,拓展了自身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其书写位置被放在了“全球”与“所在地域”的对话上,它“不仅强调男权社会对于自然开发和对于女性的压迫之间的联系,它也认识到这两种形式的统治是与阶级压迫、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的。”^[15]而原本一直存在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再殖民危机也得到了相应的缓和。

五、结语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发展至今不过短短四十年,若不是借助各种理论资源的

力量,要想从边缘地位突围出来,是极其艰难的。在后现代思潮中,“生态女性主义”汲取了后学理论的批判性思维,颠覆了压制女性的父权制和统治自然的现代性,某种程度上它甚至超越了后学理论解构的弊端。在全球化思潮下,“生态女性主义”第一次承认了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时代女性的多种声音,以开放的复式结构打开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大门,在全球化语境中逐步从边缘走向理论的中心,成为显学。在文学批评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更成为生态批评中不可缺少的分支。

1996年,美国学者罗斯玛丽·爱迪福·鲁瑟编了一本《妇女疗治地球:第三世界妇女关于生态、女性主义和宗教》论文集,收录了来自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学者论文。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主义学者从本国的实际角度出发,重新找回属于她们自己的,被殖民主义破坏之前的精神特质和体验。这本论著成为了目前第三世界本土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代表著作,可惜亚洲篇中并没有来自中国的声音。因此,厘清“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资源,帮助当下国内女性主义及其文学批评找到更适合自身情景、更具发展前景的解决方案成为当务之急。从单一性别角度去考虑问题已经不适应今天多元化的社会,女性的问题只有纳入更为开放的历史和现实视野之

中,在更广阔的宇宙中寻求适度的结合点,或许才是她们走出所谓“困境”的最有效方法。

参考文献

- [1] 刘兵, 颜雪红. 在激进的理论中寻找启示——读 Mies 与 Shiva 的《生态女性主义》[J]. 妇女研究论丛, 1999(1).
- [2][7][9][澳] 薇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 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M]. 马天杰, 李丽丽译. 重庆出版社, 2007: 9, 12, 14, 2.
- [3] Warren, Karen J. 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1.
- [4] 方刚, 罗蔚主编. 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95.
- [5][15] 金莉. 生态女权主义[J]. 外国文学, 2004(5).
- [6] Brooks, Ann. Postfeminisms: Feminisms, Cultural Theory and Cultural Forms.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1997: 47. 苏红军, 柏棣主编. 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7.
- [8] 苏红军, 柏棣主编. 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4.
- [10][美] 维克多·泰勒, 查尔斯·温奎斯特编. 章燕, 李自修等译. 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 135.
- [11] 赵一凡. 西方文论关键词[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487.
- [12][14] 王诺. 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概论[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8: 2.
- [13] 胡志红. 西方生态批评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4.

(责任编辑: 王望)